



## 忠恕”与“和而不同”——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孔子智慧

(2005-6-29 13:47:37)

作者：王钧林

[摘要] 在全球化时代，如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，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能够提供有益的指导。孔子倡导“仁爱”，以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而要求“泛爱众”；强调“仁爱”须推己及人，做到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以“忠恕”为其仁爱思想的一贯之道；又进一步提出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，主张多样性的和谐，反对单一性的专同。孔子的这些思想和智慧，虽然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的，但若扩而充之，也完全适用于不同的国家、民族、宗教、文明之间，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。

[关键词] 孔子 仁爱 忠恕 和而不同 世界和平

### (一)

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由于高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，人们的交往和联系方式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，变得直接、简便而又迅速，世界越来越像一个“地球村”，人类生活在许多方面形成了“一体化”的规则，以及能够共同认可、遵循的普遍价值和普遍伦理。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。全球化的浪潮不仅冲击着早已形成的国际关系秩序，而且还挑战着、或者说正在改变着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发展趋势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任何一种本土文化都不再能够自我封闭，按照其固有的内在逻辑，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；多元文化间的互动、交流与融合，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形成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则上的“一体化”，有利有弊，从其“弊”的一面来说，它限制了人类自由选择的空间，威胁到了人类文化、文明的多样性，当其为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所利用的时候尤其如此。

事实上，冷战结束以后，“地球村”里并不安宁。冷战时期，主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；冷战结束以后，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依然存在，“文明的冲突”渐渐凸现、上升，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间的摩擦与冲突在一些地区愈演愈烈，再加上霸权主义的插手、干涉和多方利用，已经成为威胁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主要因素。

因此，在全球化时代，如何维护和促进世界的稳定、和平与发展，成为各国政治家、思想家乃至平民百姓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重大问题。欲寻求此一重大问题的解决之道，重新学习、研究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无疑是有益的。这是因为，孔子不仅主张和平，坚持“和为贵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达致和平的指针。我们完全可以说：人类要在21世纪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，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，去汲取孔子的智慧，——孔子关于“和为贵”以及“仁爱”、“忠恕”、“和而不同”的智慧。

### (二)

孔子主张和平，爱好和平，坚持“和为贵”，相信和平手段对于解决争端、化解矛盾而言，在通常情况下优于战争或其他暴力手段，除非迫不得已，不可轻易“谋动干戈于邦内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。

孔子主张和平，是以其“仁爱”思想作为出发点的。

孔子思想以“仁”为核心。孔子时代，“言仁必及人”（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，韦昭注曰：“博爱于人为仁”），孔子本人在回答弟子问“仁”时，即明确指出“仁”就是“爱人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把“爱人”规定为“仁”的一项基本内容。孔子的“仁”固然以孝悌为本，但又能突破血缘关系的束缚，而扩大为“泛爱众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泛爱众，而亲仁”）。正因为“仁”的要求是“爱人”、“泛爱众”，孔子认为，仁人必须“能行五者于天下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“五者”指恭、宽、信、惠、敏五种德行；再进一步则是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孔子的“仁爱”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爱，是有差等的爱，与墨子的无差等的“兼爱”

不同。其实，这只是看到了“仁爱”的一个层面，即“亲亲”的层面。“仁爱”是开放的，向外扩展的。孟子曾把“仁爱”的展开概括为三个依次递升的层面，即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“仁爱”在其“亲亲”的层面上，的确是有差等的；但进至“仁民”的层面，就是“泛爱众”，也就是孔子弟子子夏所说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在这个层面上，孔子的“仁爱”与墨子的“兼爱”并无大的分别，所以，汉儒董仲舒正确地指出：“仁者，所以爱人类也”（《春秋繁露·必仁且智》）；及至上升到“爱物”的层面，“仁”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“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”（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）的天地之爱。可见，孔子的“仁爱”有其扩展的内在逻辑，虽然扎根于血缘亲情，却能够突破“亲亲”的局限而进至“仁民”的层面，成长为“爱人类”的普遍之爱；又能够突破“仁民”的局限而进至“爱物”的层面，到达天地之爱的境界。

孔子的“仁爱”，在其为普遍的人类之爱的意义上，无疑是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理论前提。“仁爱”要求人们相亲相爱，要求打破国家、民族、宗教、文明之类的畛域、界限，博爱一切人，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平等相待，亦平等相爱；只要能够做到“仁爱”，自然就会化解矛盾，消除敌意，以沟通对话代替摩擦对抗，以合作双赢代替你争我斗的两败俱伤。完全可以这样说，在当今世界上，多一份仁爱，就多一份温情，多一份互助，多一份和平。

### （三）

在儒家看来，“亲亲”是“仁”的生长点和出发点，故《中庸》指出：“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”。既然“仁爱”以“亲亲为大”，那么，在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层面上，“仁爱”又是如何可能的呢？换言之，“仁爱”如何由“亲亲”扩展至爱一切人？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，爱自己的兄弟姐妹，乃是出自于血缘亲情，这非常容易理解。可是，当他进一步面对乡党，特别是面对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、亦毫无亲情可言的陌路人，他还会有“仁爱”之心吗？这显然是一个问题。孔子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他运用推己及人的方法将爱亲人与爱他人联结了起来，使得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成为可能。

推己及人，在儒家那里，有着坚实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学基础。就其心理学基础而言，孟子认为，人皆有“不忍人之心”或“恻隐之心”，他举例说：任何人乍见孺子将要掉进井里，都会顿生“恻隐之心”，不假思索地去抢救这个孩子。而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努力扩充这“恻隐之心”，就会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，成长为博大的“仁爱”。就“仁爱”的社会学基础而言，《吕氏春秋·爱类》篇早已正确地指出：“仁于他物，不仁于人，不得为仁；不仁于他物，独仁于人，犹若为仁。仁也者，仁乎其类者也”。这里特别强调了“仁”对于人的意义。“仁乎其类”，是因为“凡同类，举相似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，故“仁者，所以爱人类也”（《春秋繁露·必仁且智》）。人皆圆颅方趾，属同类，同类相似，有共通共同之处，自然会同气相应，同声相求，所以“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；其机如此。”（《大学》）历代儒家皆识此“机”，对此“机”看得很清楚。

在孔子看来，推己及人有两种方法：一种是被称为“忠”的方法，即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这是从肯定的、积极的层面说的，从自己的“欲立”、“欲达”，推想到他人的“欲立”、“欲达”，进而推想他人的“欲立”、“欲达”为自己所躬亲，乃积极促成他人的“欲立”、“欲达”。一种是被称为“恕”的方法，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或者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。这是从否定的、消极的层面上说的，从自己的“不欲”，推想到他人的“不欲”，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“不欲”强加给他人身上。这两种推己及人的方法，都被孟子称为“仁术”，并说：“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“善推其所为”，即善于由己之所为推而及于人，这是仁爱的基本要求，也是实行仁爱的基本方法。

[第 1 页]      [[第 2 页](#)]

[\[关闭窗口\]](#)